

常君实主编

● 台湾当代佳作系列·小说卷

白雪青山

(台)墨人著

●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雪青山/墨人著.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8
(台湾当代佳作系列·小说卷/常君实主编)
ISBN 7-80600-227-8

I. 白… I. 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725 号

版权号:京权(图)字:01—95—514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11 北京市安外青年湖西里甲1号)

北京宏远兴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375 印张 270 千字 2 插页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001—10000 册 定价:16.60 元

序

常君实

台湾的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种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它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及其他一些因素。台湾现代文学在发展的历程上,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日据时期,一个是台湾光复以后。以台湾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时期的划分,从“五四”到现在,均统称为现代文学。

一 日据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

日据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是指从1919年“五四”起至1945年台湾光复这个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1895年因“甲午之战”,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被日本霸占。日本统治者不仅对我台湾同胞实行独裁统治,而且强迫台湾同胞学日语,强迫台湾作家用日文写作。1937年,日本统治者发布命令,明令禁止中国的语言文字在台湾使用和流

传,企图从语言文学上奴役、同化我台湾同胞。并且日本强行废除全台湾所有的汉文文学机构。日本还规定台湾的青年学生如升大学深造,不得学习政治、法律专业,只能学医学。但是,不愿意做奴隶的台湾同胞抗日的怒火一直在燃烧着,大小,各种形式的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斗争,一直在台湾全岛各地不断发生着,特别是“五四”以后,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更是规模一次比一次地壮大。这时期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压迫下的台湾爱国作家,很多人仍坚持用中文写作。在他们的很多作品中,都深刻反映了台湾同胞遭受日本统治者压迫的苦难生活,写出了台湾同胞的觉醒,写出了台湾同胞争取自由解放的殷切心愿和坚强信心。在一些作家被迫用日文写作的作品中,也有很多是写反日爱国的。这方面的代表作,也就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早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重要的有:赖和的短篇小说《斗闹热》《一杆“秤仔”》《觉悟的牺牲》,陈虚谷的短篇小说《荣归》《无地申冤》,杨逵的短篇小说《送报夫》《无医村》《鹅妈妈改嫁》,吴浊流的短篇小说《功狗》、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张我军的诗集《乱都之恋》、短篇小说《诱惑》,洪炎秋的杂文《闲人闲话》,朱点人的短篇小说《岛都》,杨守愚的短篇小说《元宵》《中秋之夜》《一对情侣》《冬夜》,杨云萍的短篇小说《光临》《黄昏的蕉园》,吴新荣的诗《道路》《故乡的春祭》,吴希圣的短篇小说《豚》《丽娜的日记》《人间杨兆佳》,张文环的短篇小说《花坦之家》《阉鸡》,张深切的散文《铁窗随感录》,林精镠的短篇小说《忧郁的面纱》《憨猪仔舍》,陈千武的诗集《密林诗抄》等等。

二 台湾光复以后的台湾现代文学

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日本侵占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神圣领土台湾归还中国,台湾才又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台湾被日本侵占时,台湾的原有报刊都是日文的,台湾光复后,报刊等都要用中文出版,其他方面,也都要恢复推广使用中文。遭受日本压迫多年的台湾老作家和台湾全省同胞一起,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这时许多台湾老作家能够重新自由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进行写作,以极高的热情投入了新的创作,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是,台湾光复后,从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台湾仍是以农业为本的社会,经济不发达,社会不景气,人民仍在艰苦困难中过日子。台湾的作家大多是靠工薪生活,专业作家少,所以台湾现代文学在台湾光复后,虽然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反映台湾人民生活的好作品,但总的说来,文学创作仍是不景气的。从60年代开始,台湾从农业经济社会转变为工商经济社会,台湾的整个经济情况开始好转,报刊逐年增多,出版事业开始走向兴旺,提供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多起来,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才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现在台湾有报纸60多种,每种报纸都有文学副刊,而且版面是整版的,有的是对开两大整版。期刊杂志四千多种,其中文学杂志一百多种。出版社2670多家,多数是文学专业出版社。一般一本书出版周期,从发稿到出书为一个月。台湾的稿酬也

高。文艺社团 100 多个,各社团的一个经常任务,就是定期举办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奖励优秀作品的作者。台湾多家报社、有关部门和团体,也经常举办各种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重奖作者。去年一二月间,我在台湾访问近两个月,了解到台湾各报社、文艺团体和有关部门设立的文学作品的奖励名称之多,也是令人吃惊的。另外,台湾一些大的工商企业,如嘉新水泥公司等,为促进台湾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设立了著作优良奖,其中包括文学作品。我认为这些有力的措施,对于促进台湾文学创作的繁荣,是一些重要的因素。

50 年代至 60 年代,台湾的新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少新作,例如反映台湾农民生活的有:钟理和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台湾著名女作家张漱菡的长篇小说《翡翠田园》,宋泽莱的长篇小说《变迁的牛眺湾》,谢霜天的短篇小说《黑面庆仔》,王祯和的短篇小说《嫁妆一牛车》,张文环的长篇小说《滚地郎》;以抗日为题材的有:孙陵的长篇小说《大风雪》的续篇《莽原》,孟瑶的长篇小说《这一代》,尹雪曼的长篇小说《迟升的太阳》,聂华苓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反映青年恋爱和婚姻纠葛的有:墨人的长篇小说《白雪青山》,华严的长篇小说《智慧的灯》《七色桥》,赵淑侠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张漱菡的长篇小说《意难忘》,小民的短篇小说《婚礼的祝福》;写中国留美学生生活的有: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尹雪曼的散文集《海外梦回录》;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有: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小品》《雅舍散文》;写城市人民生活的有:林海音的短篇小说《城南旧事》等等。

70 年代至 90 年代以后,台湾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出版了许多重要作品,如:林语堂的杂文集《无所不谈集》,墨人的 160 万字的长篇小说《红尘》,高阳的长篇历史小说《胡雪

岩《清宫外史》《武则天》《翁同龢传》，冯冯的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微曦》，华严的长篇小说《玻璃屋里的人》《不是冤家》，王黛影的长篇小说《莎堡春梦》，呼啸的长篇小说《梦里人生》《死亡弥撒》，萧丽红的长篇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司马中原的长篇小说《春迟》《狂风沙》，施叔青的长篇小说《牛铃响声》，林怀民的长篇小说《变虹记》，杜若的长篇小说《同是天涯沦落人》《一百朵蔷薇》，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台北人》《谪仙记》，王文兴的长篇小说《家变》，繁露的长篇小说《养女湖》《轻舟已过万重山》，七等生的长篇小说《削瘦的灵魂》，徐蕙蓝的长篇小说《金缕曲》《金色时光》，张漱菡的长篇人物传记小说《直心巨笔一书生——胡秋原传》，尼洛的长篇小说《山茶与露》，杨念慈的短篇小说《风雪桃花渡》，长篇小说《废园旧事》，郭良蕙的长篇小说《黑色的爱》，姜穆的长篇小说《黑地》，陈映真的短篇小说《唐倩的喜剧》，依风露的长篇小说《飘泊夫人》，朱西宁的长篇小说《茶乡》，从苏的长篇小说《白色的网》，朱秀娟的长篇小说《女强人》《大时代》，王拓的长篇小说《台北，台北》，杨青矗的长篇小说《流转的地灵》，廖辉英的长篇小说《盲点》《负君千行泪》，陈艳秋的长篇小说《千缕心愁千缕情》，李冰的长篇小说《陋巷春暖》，萧飒的长篇小说《小镇医生的爱情》，欧阳子的短篇小说《魔女》，丘秀芷的长篇人物传记《剖云行日——丘逢甲传》、散文集《悲欢岁月》，张秀亚的散文集《石竹花的沉思》《爱的轻歌》、诗集《爱的又一日》，柏杨的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西窗随笔》，艾雯的散文集《倚风楼书简》《海港书简》《缀纲集》，胡品清的散文集《今日情怀》，郑明勋的短篇小说《地获谷》，散文集《教授的底牌》，余光中的散文集《余光中散文选》、诗集《余光中诗选》，痖弦的诗集《血花油》，罗门的诗集《整个世界停止在起跑线上》，以及丹扉、澎湃的杂文，等等。这些

作品,从不同角度,深刻反映了近二三十年来台湾同胞的生活与台湾的社会面貌,都是一批难得的佳作。

最近几年,在台湾文坛上,又涌现出一批生力军,如散文家张晓风,散文家、小说家林清玄,诗人、散文家张香华,散文家匡若霞,散文家王玉佩,小说家朱天文、朱天心,散文家应平书、风们子等等,他(她)们以一本本不同凡响的新作,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誉。

不过,这里还应当提到的是,就台湾几十年来,文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在作品的数量上,作品最多的是散文、杂文,其次是小说,再其次是诗歌,相对来说,话剧、电影、电视剧剧作及儿童文学作品就比较少些。这是台湾现代文学的一些比较薄弱的环节。

1987年,台湾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已有几百万人返回大陆与他们阔别40多年的亲人团聚,其中也有不少台湾的作家,随着他们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台湾文学作品被介绍到大陆出版。近几年来,大陆各地出版了台湾作家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成了大陆广大读者争相购买的读物,有的作品印数多达数万册以至几十万册,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一些台湾作家创作的电影和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与电影在大陆放映,观众就更多了。大陆的读者和观众从台湾作家的作品中,了解了台湾同胞的生活和台湾的社会面貌,也从作品中获得了有益的知识和艺术的享受。因为台湾是我国的一个省,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都是炎黄子孙,台湾同胞的一切,自然都是大陆同胞所热切关注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在大陆受到广泛的欢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近几年来,在大陆出版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同台湾几十年来出版的大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相比,台湾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大

陆出版的，却是太少了。我们为了让大陆的广大读者阅读到台湾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同时也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为国内外研究台湾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提供一套比较全面的作品资料，我和京华出版社共同研究决定发起编辑出版这套《台湾当代佳作系列·小说卷》。这个系列包括台湾著名作家墨人、华严、尼洛、徐蕙蓝、呼啸、张漱菡、王黛影的共七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我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实在有说不出的高兴。但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书的出版，一个是这些书稿都是台湾作家朋友推荐提供的，一个是得到大陆出版社朋友的支持与合作，在此向这些朋友表示感谢。

1

我

和月仙到达莲花洞时，已经积雪盈尺，滴水成冰。夏天车水马龙的莲花洞，现在简直鸦雀无声了。

从莲花洞望去，山麓碗口粗的竹子，被大雪压弯了腰，竹梢直拖到地，竹叶上挂着亮晶晶的冰凌；密密的杉树，像一排排银色的伞，撑向冰雪的天空；好汉坡一片雪白，望不见那陡峭的石板路；牯岭埋在冰雪里，山头一片白色的琉璃。

饭铺的老板以为我们是投宿的，抄着手，缩着头颈子，满脸笑容地踱了出来，咧着嘴向我们点头一笑：

“稀客！稀客！”

我和月仙同时望了老板一眼，他是一个矮胖和蔼的中年人。

“老板，打扰你了。”我向他欠欠身子。

“好说，好说，”他也向我欠欠身子，一脸的笑容，“这数九寒天，难得贵客上门。”

“老板，我们不打算落脚，我想请你代雇一顶轿子、两个脚夫。”

“你先生想到哪里去？”他打量了我一眼，又望了望月仙。

“上山。”我举起紫藤手杖向山上一指。

“噢！”老板咧嘴一笑，又仔细打量了我们一眼，慢吞吞地说，“先生，大雪封了山，这不是三伏天，没有人肯上牯岭。”

“麻烦你替我雇雇看，”我请求他说，“我出双倍的价钱。”

“先生，不是我不肯雇，”老板和蔼地一笑，“实在是这种大雪天，没有人能上好汉坡。”

我和月仙互相看了一眼，月仙两条清秀的眉毛微微一锁，我心里也像压了一块大青石。但我并不因此灰心丧气，停了一会，我向老板坚决地说：

“老板，我们一定要上山，只要有人肯去，不管多少钱我都愿出。”

老板低头沉吟一会，然后望了我们一眼：

“两位真的要上山吗？”

月仙点点头。

“好，我替你们试试看，”老板义气地说，“脚夫或者雇得到，轿夫绝对没有希望。”

“为什么？”月仙不解地问。

“你想想看，人不是铺盖，万一轿夫脚底板一滑，您坐在上面岂不成了高山滚瓜！”

月仙脸色一青，惊悸地望着我，我轻轻地问她：

“不坐轿子行不行？”

她微微一笑，蜻蜓点水似地把头一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安慰，立刻对老板说：

“老板，没有轿子不要紧，有脚夫就行。”

“你们两位能走？”老板怀疑地望着我们，特别多看了月仙两眼。

我和月仙同时点点头，老板满脸的惊讶。

“好吧！两位先生进来坐坐，我替你们想想办法。”老板走了两步，转过身来向我们把手一招。黄包车夫已经把箱子铺盖堆好在走廊上，我付了车夫双倍的价钱，和月仙一道走进饭铺。

饭铺生了火盆，里面比外面暖，老板招待我们在火盆旁边坐下，屋子的人都惊奇地望着我们。

月仙把围巾取下，大衣脱掉，她的身体显得更加单薄窈窕。

我也取下皮帽、围巾和手套。

老板一面吩咐伙计去雇人，一面替我们倒了两杯热茶。当月仙伸手去接茶时，他望着她那纤纤的手指微微一呆，好像没有见过似的。

“我真猜不透，别人是上山歇伏，两位怎么上山过冬？”老板退后两步，望着我们一笑。

“老板，恕我不能奉告。”我笑着回答。

“不过山上冷得很，恐怕两位受不住！”老板又打量了我们一眼，最后把眼光停在月仙的脸上。

“我们还准备在山上久住哩。”月仙笑着说。

老板笑着摇摇头，仿佛以为月仙是在说笑话。

不久饭铺的伙计带了两个短装的庄稼汉走了进来，他们都拿着扁担绳子，穿着草鞋。

他们试了试皮箱铺盖的重量，向我开出十五块大头的价钱，

这比夏天贵了三倍，但我也只好答应他们，不过补充了一句：

“你们要送到芦林。”

“十五块只送到牯岭，到芦林还要再加五块。”瘦长的庄稼汉说。

月仙望望我，我没有作声，老板乘机插嘴：

“外面这样大的雪，如果两位真要上山，这个价并不算贵。”

我望望外面，雪花真像鹅毛般地飘下来。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脚夫看着我们两人的棉鞋，好心地从腰上解下了新草鞋，递给我们。月仙尴尬地一笑：

“我也要穿草鞋吗？”

“上山路滑，最好套在棉鞋上。”脚夫说。

月仙拿着草鞋不知道怎样穿。我接过来弯下腰替她系好，然后再在自己的棉鞋上套上草鞋。月仙的脚比我小，草鞋套在棉鞋上，还不算太小，我的就很勉强了。

我给老板一块钱，作为茶钱和介绍费，并再三向他道谢。老板送给月仙一根手杖，月仙高兴地接了过来。

我戴了护耳的皮帽、手套，围好围巾；月仙也穿好大衣，把围巾从头上直围下来，护好两耳，在颌下打个活结，她又是一身银灰。

外面的雪潇潇洒洒，扑面而来。我们紧挽着手跟在脚夫后面，脚夫的草鞋踩在雪里印下很深的脚印，后跟掀起一团团雪花，我们照着脚夫的脚印踩上去，后面也掀起一团团雪花。

月仙是第一次上庐山，我却来过两次，不过那都是夏天。夏天的庐山一片葱绿，一上山便有一股凉意。现在却是一片白雪，一上山更寒气袭人。夏天，这条路上行人如织，现在只有我们

四个人，连一只飞鸟、一只野兔也看不见了。

“这里已经很静，山上一定更静。”走了一段路程，月仙望着我说。

“山上是广寒宫，也许只能听见我们自己的心跳。”我说。

“这样最好。”她微笑着点点头。

说话的热气，从我们口中出来，几乎凝结在一块。

脚夫走得很快，他们两人头上冒着热气，像刚揭开锅盖的汤罐，雪花落在他们的头上，也像掉进热锅里，立刻化成水。

“两位走快一点，等会儿上好汉坡更吃力。”走在后面的那个瘦长的脚夫回过头来对我们说。

“走得动吗？”我问月仙。

她笑着把拐杖用力一拄，加快脚步。

雪飘然而下，没有一点声息，到处是一片白，强烈的雪光，有点刺眼。

“两位真好兴致！”瘦长的脚夫向我们一笑，“我挑了这么多年的脚，雪天上山这还是第一遭。”

“你们看，好汉坡多险！”粗壮的脚步夫向好汉坡一指。

的确，路很长很窄，又覆盖着一尺多深的雪，而且右边是悬崖，一掉下去必定粉身碎骨。

月仙胆怯地望着我，我鼓励她说：

“不要怕，他们能上去，我们也能上去。”

“你们要踏着我们的脚印儿走。”瘦长的脚夫说，“一步也不能滑，今天这座好汉坡呀，够爬！”

“宁可慢慢地爬，不要冒失。”我说。

“我们的性命也是捏在手里，还敢儿戏？”粗壮的脚步夫向我说。

随后两人一声喝，挑起担子在肩上闪了几闪，才一步一步地爬上好汉坡。

我和月仙跟在他们后面爬。

脚夫走得非常小心谨慎，草鞋踏在雪上发出的响声，证明雪的下面已经结冰。他们的脚一踩下去就有好几寸深。

我循着他们的脚印儿踩下去，月仙又循着我的脚印儿踩下去，路窄，我们不敢并排走。

脚夫战战兢兢，我们也战战兢兢。

没有飞鸟，没有走兽，千山万壑一片寂静，白色的寂静。

费了一个多小时，才爬上惊险的好汉坡，脚夫把担子往雪上一放，举起袖子擦擦额上的汗，大大地嘘了一口气。

月仙突然瘫痪地往我怀里一倒，额上直冒冷汗。我紧紧抱住她，生怕她滚下悬崖。

过了一会，她望望我，嘴角绽出一丝微笑，眼角却滚出两颗眼泪。她悠悠地叹口气说：

“我总算过了鬼门关！”

我用手擦擦她额上的冷汗，也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她扶着我重新站立起来，望望白皑皑的山头，兴奋地说：

“这真是一个清静的世界！”

我纵目四望，长江如带，夏天纵横千里的绿色平畴，现在是一片白雪，分不出房屋和田野。

脚夫一声吆喝，挑起担子迈开大步疾走。上了小天池口以后，山路比较宽敞平坦，可是雪愈下愈大，积雪愈来愈深，一脚踩下去要费蛮大的劲才能拔起来，脚夫想快也快不了。

我们费力地在雪中跋涉，山顶上更冷，我的鼻子冻得火辣辣的痛，冷空气钻进鼻孔几乎使我窒息。月仙雪白的脸和瘦削

的鼻子也冻得通红，额头上却累出点点汗珠。

牯岭街家家关门闭户，大雪封了门，皑皑的白雪，压着铁皮屋顶，夏天冠盖云集、熙来攘往的牯岭，现在像死样的寂静。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牯岭？”月仙看着遍地白雪的街道、门窗紧闭的房屋，讶然失声地问。

我点点头。

“怎么没有一个人？”

“我们来得不是时候。”

穿过寂静的积雪的街道，向芦林进发，雪愈下愈大，积雪也更深。洋人的别墅，多半是铁将军把门，屋檐上，树枝上，挂着长长短短的冰溜，粗竹子做的水槽，结着一层坚冰，滴水不流。

雪深过膝，我们几乎无法举步。尤其是猴子岭，是一个光溜溜的大斜坡，脚夫刚爬上一半，又滚瓜一样咕咚咕咚地滚下来，一直滚到我们两人的跟前。脚夫跌得无名火起，跳起来对着我们怨气冲天地说：

“两位怎么不在三伏天上山享福？偏偏要在这数九寒天上山受苦？害得我们挑脚的也受洋罪！”

我和月仙被他们弄得啼笑皆非，无言地对看了一眼。我好言安慰了脚夫一番，他们才嘀嘀咕咕地把皮箱、铺盖捆好，艰难地爬上岭去。

脚夫站在岭上休息了一下，望了我们一眼，又挑着担子走下岭去。

“现在该我们爬了。”我轻轻地对月仙说。

她望着我苦笑，两眉微微一皱，把手杖往雪里一拄，倚靠着我，小心谨慎地往上爬。

雪深，坡度大，底下是光溜溜的冰地，没有石级，很难站稳。我的两脚不时向后滑，爬出一头汗，刚刚爬上一半，月仙突然脚下一滑，尖叫一声，我们两人同时滑倒，滚了下去。

我们不敢再循着原路往上爬，只好沿着路边的小沟鱼贯而上。沟底高低不平，不像路面那么滑，我们终于双双爬上了猴子岭。

脚夫在岭下等我们。

上岭难爬，下岭也不容易，脚步一滑，准会跌个两脚朝天。

她双脚并拢，向我一笑，轻轻地说：

“滑吧！”

于是，我也双脚一并，我们手挽着手滑了下去。

山谷里没有一丝风，雪直落下来，轻轻地落下来。

心园建筑在半山上，本来是红瓦青石的别墅，在杂花生长的春天或绿叶成荫的夏天，非常幽美，现在却和树木一样，被大雪掩盖了。

我和月仙走过小木桥，循着山径先上，脚夫跟在我们后面，走到心园门口时，我掏出“火车头”一看，已经五点十五分了。